

傅聪先生的脾气坏是出了名的。音乐会上,哪怕是微弱的耳语声或拍照的“咔嚓”声,都会惹他不快。有时,他甚至会中断演奏以示抗议。不过,生活中的大师倒是慈眉善目,一派祥和。倘使尝上几口家乡小菜,更是喜上眉梢,戏话连篇,活脱一个老小孩。

记得有一次约傅先生往“雍福会”聚餐。那日,傅先生身着深藏青印花绸缎外套,头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手上戴着黑色半截毛绒手套,嘴里衔着一根烟斗。言语间,一口纯正老上海话,并且夹杂些许英语和法语。这幕景象看了仿佛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雨后 (中国画) 潘顺祺

电台直播间有个延时器,用来隐藏直播时不合时宜的咳嗽声。虽然一直没有遇到用的时机,但一直感觉到怪异,不知道那滞后的几秒里,声音驻足于哪个空间与时间?

所有的当下都带有虚幻的匆忙,真实总是拖着脚步姗姗来迟。

中药是最常见的滞后。那些苦黑的汤药里,埋藏着这个世界最真切灵魂。她融在一枝一蔓的植株里汲取着日月精华,她匍匐在小虫子的盔甲里修炼着尔虞我诈的坚厚。而后经历人世间的残酷烈火蒸腾,获得拯救若干的可能。她渗入你的体内是缓慢的,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在你以为最痛苦最痛的时候,她悄悄酝酿着扭转乾坤的战斗,如果说不费一兵一卒,似乎有些怠慢

小时候,母亲有一串从不离身的钥匙,母亲用它锁住了家门、箱子、柜子……也锁着她许多的秘密和习惯。那时,在我眼里钥匙是母亲的特权,我想自己有一天能像母亲一样拥有一串钥匙,当一家之主的感觉真好。

其实,在那个清贫年代,母亲锁住的不是巨额存款或者银元财宝,而是箱子旧衣服、柜子里的旧被单、父母的老照片……多少年后母亲去世了,当我用母亲的钥匙打开她的箱柜时,我仅能收藏的只是母亲把它当成宝贝的那串钥匙了。在处理了母亲的遗物之后,我无比酸楚地想起一些陈年老事——母亲用钥匙打开箱柜,从一本发黄的笔记本中小心翼翼地取出夹在里面的几元钱让我上学报名,在

开八只脚,这就好比朝黄浦江里扔只鸡,鸡勒拉水里余法余法,然后,从江里舀一口水,讲,“鸡汤倒蛮鲜额”,简直瞎三话四!”说起这段掌故时,傅先生神情有点眉飞色舞,还反复强调,“依看,余法余法,迭句闲话最生动,形象得勿得了!”

“然而,真正称得上幽默大师的也只有钱钟书一人。”傅先生话锋一转:“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北京请钱锺书、杨绛夫妇来听音乐会,结果杨绛独自一人前来,但带来钱锺书一张便条。大致意思是中国人有对牛弹琴的说法。但是,据考证,母牛听音乐后可挤出更多奶。自己在这方面连母牛也不如,因此也就不附庸风雅了。唉呀,那么有趣的一封信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关于刘海粟与傅雷,坊间充斥各种传闻。有人说,傅雷离开美专教席,是因为阻止赵丹等进步学生上街游行而挨了一记耳光;也有人说,傅、刘交恶是因为刘劝傅不要打儿子而激怒傅。傅聪先生对此作了澄清:“父亲与刘海粟疏远的导火索源于一位穷困潦倒的美专教师张弦。父亲对张弦评价很高,称其为‘拥有孤洁不移的道德力与坚而不骄的自信力的人。’父亲为张弦那少得可怜的工资与刘海粟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最终张弦贫病交加郁郁而亡,死时才三十多岁。张弦去世后,父亲建议为张办遗作展,结果也不了

了,那鲜亮的日子便是代价。

人与人的情感也是如此后知后觉。最初的你来我往,总掺杂着当时的偶然,有一个回旋的试探,彼此才会有个真正的开始。而后的行走里也有些真实的意味,但只是浅尝辄止的触及,那些欢爱与伤痛也只是岁

滞后

朱朝霞

月的皮毛,总要经历一番春夏秋冬,当时的真切才渐渐浮出水面。黑暗的沉寂必不可少,加上时间的发酵,任何精心的假设与包裹都会无所遁形。

又比如,你想做一件事,为此付出种种努力。摒除杂念去爱,分分秒秒去想念。风雷雨电的漂泊,被误解

我参加学校郊游活动时,母亲又从箱柜翻出几毛钱给我在路上买零食吃。

后来我工作了,每月给乡下的母亲汇款都是寄给姐姐转交,因为母亲离镇上的邮局很远。可是姐姐和姐夫为了孩子上大学的经济困难而被迫出外打工时,我就委托姐姐为母亲办了一张在镇上邮局随时可以取款的信用卡,母亲第一次拥有这么一张卡,在她第一次插卡取钱后,激动地打电话给我说,这个卡真神奇,简直就是把金钥匙!

父亲是在十多年前去世的,柔弱母亲突然变得默默无语。在我印象中,母亲善良、精明、坚

我要谢谢我的爸爸妈妈给了我一双好眼睛,让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书,看了那么多电影。我小时候看书姿势极不卫生,甚至头朝下脚朝天,颠倒过来躺在沙发上看书,可是没有影响。我的眼睛到现在还是好好地看书看电视。当然,现在我戴上了深度眼镜。

说到戴上深度眼镜,这我有点“自作孽”,并非上帝之意。

这一辈子我第一次有眼镜,是在读初一时候。我患了痧眼,到圆明园路一位有名的眼科医生那里看病。病医好了,医生却说我的眼睛远视兼散光,指定我到南京路河南路口一家著名眼镜公司去配眼镜。眼镜配来了,像滑稽明星罗克戴的那种老式圆框眼镜。戴了几天,我觉得一点没有必要,干脆不戴,这干脆不戴就此不戴,我的爸爸妈妈也没逼着我戴。眼睛看东西好好的,这副眼镜浪费了。医生的话也不可尽信,还是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转眼到了四十多岁,头发开始白了,眼睛也觉得有点老花,就买了一副最浅度的老光眼镜。为了漂亮,还特地挑选了一副宽边黑框眼镜,放在口袋里,看东西就戴上,挺

了事。父亲伤心欲绝。两人从此形同陌路。”

不过,傅雷夫妇一直和刘海粟前妻成家和(港星萧芳芳母亲)友情甚笃,《傅雷家书》中很多篇什都是写给成家和的。

而成家和的妹妹成家榴更是傅雷先生红颜知己。傅聪先生对这段往事倒并不掩饰,“成家榴的确美若天仙,且和父亲一样,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两人爱到死去活来。只要她不在身边,父亲便无法工作。每到这时,母亲就打电话给她

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没有你他也无法工作。母亲的善良与宽容感动了

被打击甚至到了虚弱的边缘,仍没有放弃对梦想的追求。老人们总是告诉我们有志者事竟成,其实更多付出努力的人并不会在当下获得想要的成功,更多人只是没有取得大成功的平常人。但是那些追寻中所铸就的勇气与果敢,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人的血液,最终彰显出人的品质与油然而生的魅力,一些与众不同纷至沓来,这种滞后的呈现是生活的心计,为的是让你尽可能触摸生活最真实的表情。

很多情感都是滞后的,后悔,思念,感恩,黯然、惆怅,感怀……滞后很奇妙,像电台里的声音,是经过修整的,或是有了修整的预备与可能。这些滞后带来的积累,不会让人轻信当时的惘然,也不会醉倒在灯红酒绿的夜色里,或者在偶尔迷失的时候,有了份坚定,总有一天会懂。

生死两界的阴阳相随。

母亲去世多年了。我想我永远没有锁着的财富、秘密,一生朴素的生存渴望,就是精心照顾父亲和儿女。记得有人说,母亲是每个人营养记忆的一把基因钥匙,在你胃部永远贮存着母亲为你烹制食物的最初记忆,比如你百吃不厌的一碟藕片、一碗小米粥、一盆辣椒烧肉……母亲烧制的美味佳肴是你生命中无法忘却的,即使你在暮年想起也会馋涎欲滴——回味母亲烹饪的味道,就是用钥匙打开幸福天堂,也是打开记忆之门对食物最原始也是最美丽的本质需求。

说母亲,想母亲。我想说说几位母亲。

神气的。也真是不幸,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每天白天晚上要紧张地写检查交代。可我嘴巴是馋,有一天晚上到东新桥南来顺吃涮羊肉,回来深夜要写检讨时,一下子发现放在裤子口袋里的眼镜不见了。当时写东西已有戴眼镜的习惯,没有眼镜怎么办?临时到楼下问母亲借一副老光眼镜用用。借来后戴上,

眼镜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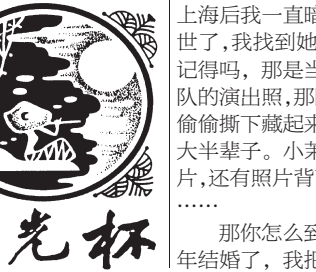
任溶溶

看文字清楚极了,就戴着它写检讨。第二天一下班,我赶紧到南来顺问有没有捡到过我失落的眼镜,说是没有。我当时心情坏,不愿见人,没有去重买眼镜,就继续借用母亲的那副眼镜看书写东西。可是母亲比我大三十岁,眼镜度数深得多,戴惯了就不能用度数小的眼镜,这一来,我再买老光眼镜就只好买深度老光眼镜,这岂非“自作孽”吗?

一转眼过了“文革”的十年,在这些日子里,平时不戴眼镜,劳动改造,眼镜没怎么用上,眼镜还是那副眼镜。改革开放后我到茂昌眼镜公

成家榴。她选择主动离开父亲去了香港……”傅先生说,他读过父亲给成家榴的那批信函,里面尽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和咏叹,完全读不到丁点儿儿女私情。“父亲母亲那辈人真太了不起了!”傅聪先生长长叹了口气。的确,《傅雷家书》中有封朱梅馥写给傅聪的信:“我对你爸爸的性格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疾恶如仇……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听完这个传奇,再读那段文字,不禁泫然。

还想让傅聪先生说《傅雷家书》背后的故事,大师摆了摆手,“唉,每个人见到我都要说《傅雷家书》,好像我老也长不大。其实,我也是望七之人,离开《傅雷家书》已经很久了……”



生死两界的阴阳相随。

母亲去世多年了。我想我永远没有锁着的财富、秘密,一生朴素的生存渴望,就是精心照顾父亲和儿女。记得有人说,母亲是每个人营养记忆的一把基因钥匙,在你胃部永远贮存着母亲为你烹制食物的最初记忆,比如你百吃不厌的一碟藕片、一碗小米粥、一盆辣椒烧肉……母亲烧制的美味佳肴是你生命中无法忘却的,即使你在暮年想起也会馋涎欲滴——回味母亲烹饪的味道,就是用钥匙打开幸福天堂,也是打开记忆之门对食物最原始也是最美丽的本质需求。

说母亲,想母亲。我想说说几位母亲。

司验光重配眼镜,配出来的眼镜比我原先一副度数更深。我没戴这副验光配的眼镜,而买了一副度数与原先那副一样的新眼镜。

重新恢复编辑工作,眼镜就常用。老把眼镜脱下放好,用时戴上,实在麻烦。我是一个怕麻烦的人,觉得放眼镜最合适的地方就是鼻梁上,也就是说,把它戴着最方便了。于是我就整天戴着眼镜不脱了。

像我这样深度的老光眼镜,听说是没有人整天戴着的,戴久了会头晕。可我就是整天戴着,一直戴到现在了,一点没什么。这岂不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眼睛好吗?!

我这副眼镜又戴了几十年。前几年眼镜架子坏了,到眼镜店修理,说是没法修了,于是只好验光配了一副新的,发现现在眼镜价钱好贵啊。新配的眼镜戴上觉得度数深了些,路过一个眼镜修理摊,我请他看看坏了的眼镜,他说可以配上新架子,于是我配上了新架子,价钱也便宜。这副配上新架子的旧眼镜,我一直戴到现在,戴到写出这篇文章,还要戴下去……

傍晚,小区绿地里,瘸腿老杨边锻炼边和周围人说笑。一个高个老头走了过来,陌生面孔,老杨盯着人家看。突然两个人同时叫了出来:哎哟是依啊!

原来是四十多年前同一个农场的好友,昔日翩翩少年,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两人忆及过去,无限感慨。

老杨说,记得吗,那时我们还为“小茉莉”打过架,那是多么漂亮活泼的一个小姑娘啊,真正是全农场一枝花呀,我们两个抢着献殷勤,你还写了不少肉麻的情书被场里开大会点名批评,结果小茉莉一个都看不上。也不知道后来哪个癞蛤蟆有福气,哎,你知道小茉莉信息吗?

高个老头答非所问:那时你是农场标兵,眼界也蛮高的,食堂里那个阿美对你那么好,家里给她的麦乳精偷偷塞到你蚊帐里,你还搭桌架子,对她爱理不理,起人家绰号“六百个工分”。你后来讨老婆肯定是美女吧?

老杨嘿嘿笑了:不瞒老兄,后来想想,吃了人家那么多好东西,人不能没良心啊,最后还是寻了她。开始我还怕家里人笑她胖,谁知后来我爷娘说我这辈子干了件最对的事,就是娶了她。我前年中风,多亏她发现早,那天吃早饭,她看着我老杨你嘴巴好像有点歪,会不会中风的,我还没说不要触我霉头,结果她马上叫来车子逼我去医院,后来医生说幸亏来得及,否则麻烦大了。

你后来怎样?老杨问。我是刚刚才结婚。高个老头轻轻笑答。啊?老杨吃惊了:为啥?

你和阿美是最早上调的,后来小茉莉也抽调读大学,我家庭成分不好是最最后一批上来的。我也知道自己配不上小茉莉,但我一直放不下,对别人也没兴趣。回上海后我一直暗中关注小茉莉的情况,前年她老公去世了,我找到她,我把一张照片给她看。记得吗,那是当年小茉莉参加农场宣传队的演出照,那时贴在场部壁报上,被我偷偷撕下藏起来,想不到这一藏就藏了大半辈子。小茉莉见到这张发黄的旧照片,还有照片背面我单相思题的一首诗,看着看着哭了……

那你怎么到这儿来啦?老杨又问。小茉莉的儿子今年结婚了,我把老爹落实政策后留给我的那套市中心公寓让给了他,把小茉莉的房子卖了,还了他老公生病欠下的一点债,留了一部分给她儿子装修,余下的就到这儿买了一套二手房,这儿房价便宜些……

哎呀,你呀你,怎么说你呀——哎,归根到底你还是比我有能耐,等到了小茉莉。呆了好一会的老杨感慨道。

小茉莉现在也是满头白发了,这几年身体不太好,我要回去做饭了,下次再聊啊……高个老头看了看表,匆匆告辞。

高个老头走后,老杨愣愣地陷入沉思,一旁听故事的人也沉醉了。

忽然,老杨胖墩墩的妻子走过来唤老杨:哎,怎么不晓得饿,还不回去吃饭,今天烧了糖醋黄鱼,你最喜欢吃的……

你烦不烦,你先回去,我等一会儿来!老杨的声音有点粗。

老杨妻子慢悠悠走了,旁边老阿姨们数落老杨:介凶干啥?不要七想八想,心里不平衡,碰到阿美这样的女人,是你前世烧高香啦!

老杨搔了搔头,像是醒了,一瘸一瘸向家走去,嘴里撒娇似的召唤已走出几米远的老伴:阿美,阿美,等等我……



一路情爱

徐慧芬

